

史生荣 著

# 所谓

# 教授

(修订版)

什么样的人才是知识分子？

走进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

深刻解读现今教育体制下大学教授的精神生活

作家出版社



史生荣 著

# 所 謂 教 授

作家出版社

(修订版)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所谓教授/史生荣著. - 修订版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 - 7 - 5063 - 5305 - 2

I. ①所… II. ①史…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1908 号

## 所谓教授(修订版)

---

作 者: 史生荣

责任编辑: 雷 容 郭 敏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350 千

印张: 22

版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305 - 2

定价: 29.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史生荣** 男，祖籍甘肃武威，生长于内蒙古临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在甘肃农业大学人文学院任教。曾获首届甘肃省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已发表长篇小说《所谓大学》、《大学潜规则》、《所谓商人》、《县领导》；中篇小说《空缺》、《副县长》、《教授不教书》、《日子如波》、《真的好郁闷》等六十余部；短篇小说二十余篇，共计四百余万字。作品多次获得各种奖项。《县领导》在新浪网连载后，点击率高达9300万人次。

# 什么样的人才是知识分子

什么样的人才是知识分子，这个问题好像已经早有规定，比如职称是哪一级学历是哪一级等，而且有关部门也按这些标准来界定知识分子并给予相应的待遇。可事实证明，这样的标准太表面化了，也越来越远离了知识分子的内含，而越来越多的并不从事知识工作的人也披上了知识分子的外衣。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什么样的人配知识分子这个称号，这个问题应该有个明确的界定，也应该有个比较客观的评判标准了。

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说法，知识分子就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但按现行政策的划分标准和人们对知识分子的普遍认同，有较高文化又从事脑力劳动的行政人员和从事商业等工作的人员就没有被划入知识分子的行列，可见词典的定义也是不符合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的。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其实这个问题也很简单，那就是具有较多知识并一生追求知识的人，这个划分标准才和知识分子这个词语相吻合，而目前按学历按职称划分出来的知识分子，并不完全是知识分子，因为有些人取得相应的学历后，就不再从事知识工作；也有的人虽然在知识部门工作，但已经不再追求知识，这样的人，也不是知识分子。

如果再划分得严格一点，知识分子就是一生追求知识的人，就是把知识当做毕生的信念和理想来追求的人，今天不追求知识了，今天你就不是知识分子，可见，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终身的称号，也不是一个人一生固有的标记，而是和知识同在的人。

可惜这样一个简单的定义，今天已经变得很不简单。澄清这样一个简单的定义，今天看来也是很有必要，因为今天的知识分子终身制，已

经让有些人一旦拥有了学历和职称，便以知识分子自居，不思进取，不再努力，甚至招摇撞骗沽名钓誉，只混一个知识分子的虚名，结果是害己不说，也害了国家民族。这样的人在今天已经不是少数，其实这些人一开始就不是追求知识，而是把知识作为跳板，目的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一旦取得某级学历职称进入到知识分子的行列，便把知识分子作为招牌，拼命追求地位，追求名利，追求官阶，追求金钱美色，更可悲的是虽然整天追名逐利，但似乎并不知道自己早已不是知识分子，早已堕落成了一个江湖骗子，却自欺欺人地把那些投机取巧得来的虚名作为更大的筹码，作为更高一级的知识分子，再获得更大的利益，更高的官位。而一旦得到更高的官位和权力，就变成学官、学霸和学术经理，虽然身在知识领域，却自己不搞知识，整天开会应酬走穴甚至声色犬马，然后利用权力或虚名拉一帮科技打工仔打工妹东拼西凑弄虚作假给自己脸上贴金描彩，其结果是花了国家的钱，浪费了国家的人才财力，却什么真正的成果也没有，最后只能继续弄虚作假移花接木。如果拷问这些年来我们为什么没有取得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学术成果，我看就得从这里面找出真正的原因。

看来知识分子终身制应该休矣，知识分子的含义也应该重新界定，但界定的目的不是重新划分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不需要划分，追求知识你就是知识分子，更不需要国家给什么待遇，国家的待遇只能养活懒汉和投机分子，而大量的懒汉和投机分子就是人为的划分和人为的优待造成的，什么时候国家不再划分知识分子，什么时候国家不再人为地给予特殊待遇，什么时候才可能涌现出大量的真正的知识分子。

《所谓教授》这本书，正是想通过小说这种形式，通过高校的所谓知识分子的表演，来展示一幅当代所谓知识分子的画卷。

史生荣  
2010年4月

实验结果仍然不理想，甚至没有一点进展，刘安定心里不免有些焦急。他坐在那里闭目想了一阵，决定再查查资料，好好分析一下原因，然后再理出一个新的思路。

电话铃声吓了刘安定一跳，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女子说我是何秋思。刘安定一下清醒过来，他有点莫名的紧张，表情也不由得严肃起来。何秋思说她在市妇产医院，要刘安定快点过来一趟。

要他去干什么，有什么事，都没说清就挂了电话。妇产医院让刘安定立即想到女性、妇科、生殖系统一类的问题。刘安定是兽医系产科教研室的副教授，严格地说应该算做兽医，但对于生殖系统来说，人和牛羊没什么两样。动物的生殖系统他已经搞得很清，人工授精产科技术甚至胚胎移植他都搞过。但对女人，他还有点陌生，更别说是漂亮的少妇何秋思。刘安定估计，何秋思要他去，很可能是和妇科有关，说不定要他发挥专长干点什么。刘安定一下慌乱得有点不知所措。

第一次见何秋思，就让刘安定大吃一惊。那天好像是有什么事去找李玉，什么事他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但一进李玉的门，就看到一位漂亮的姑娘坐在李玉的床上，而且不是端正地坐着，而是斜靠在李玉的被子上，很随便，很自由，就像斜躺在自己的床上一样。刘安定现在都不能忘记，他当时所有的注意力便一下集中到了这个姑娘的身上。当听到李玉介绍是女朋友时，刘安定一下吃惊得有点合不拢嘴，紧接着就是一股莫名的嫉妒。他和李玉是同学加同乡，两人一同进大学，两人一同留学校。留校后李玉搞行政当辅导员，一度很不得志，就一门心思学外语想办法出国。同学们都成了家有了孩子，李玉仍然单枪匹马按兵不动，仍然向国外的高校一封封写信推荐自己。十多年没结果，有次李玉说他出国的心死了，然后要娶妻生子。想不到说娶就娶了。后来刘安定才知

道，李玉的女朋友名叫何秋思，是李玉的学生。但有意思的是，李玉和何秋思结婚不久，澳大利亚的一所大学却突然给李玉寄来了录取通知书。临出国那天，李玉请了在校的同学到家中聚会。喝了一阵酒，李玉举着杯来到刘安定面前，很严肃地说要把何秋思托付给他，希望他能多多照顾。因为是同学，大家便开玩笑，有的说刘安定得了美差，有的说李玉傻，把妻子委托给“下流”，无异于引狼入室。虽是玩笑，刘安定还是下意识地红了脸。刘安定在兽医系产科教研室专门研究动物生殖，人们便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下流，意思是说他的工作不雅，整天玩弄牛马的生殖器官。当时刘安定怕何秋思不知道他绰号的来历，误以为“下流”真的是指他人品下流，便半玩笑半解释说，我的工作虽然是产科，但那是上流，人和动物都是从哪里来的，那是我们的开始，你们应该叫我上流。他记得很清楚，当时何秋思一脸笑容和他碰杯，说既然丈夫把我托付给了你，我就是你的人了，以后还望多多关照。这样的话虽然刘安定也知道是玩笑，但他还是怦然心动。其实从第一眼看到何秋思，她亭亭玉立的身材，她美丽微圆的脸庞，她优雅文静的气质，就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他相信，看一眼这样的女子，任何男人都会有点冲动。如果再想得下流一点，何秋思还很有点性感：丰满的胸部，修长的双腿，圆润结实的臀部，浑身都凹凸有致，隔着衣服就能透出一种饱满的质感。但李玉走后，刘安定并没主动去照顾何秋思。想不到何秋思突然有事找他。刘安定猜测半天，仍然猜不出是什么事情。但不管什么事，既然李玉托付了，何秋思也答应了，他就应该责无旁贷地快去。

何秋思站在医院门口张望，看到刘安定便快步走了过来。刘安定站到她面前时，她红了脸低了头，好像小孩做错了什么事。刘安定只好开口问。她轻声说：“这几天我肚子疼，医院检查说我可能是宫外孕，并且从腹腔里抽出十几毫升血，然后让我住院准备做手术。”

来时他就猜测有可能是怀孕了，是李玉临走时太疯狂给弄出了事情，但又觉得是自己心里有点阴暗，是阴暗心理和职业习惯才想到这些事情，说不定人家有其他事刚好路过妇产医院。没想到事情要比他想的还严重。宫外孕一般都得做手术，何秋思是从县城考来的，省城没有亲属，说不定得由他来侍候她。刘安定心里禁不住又有点慌乱，但也有点兴奋。他不明白自己怎么这样胡思乱想。他努力想压住心里的激动，但心还是狂跳得无法说话。他只好强闭了嘴，皱了眉，装出一点苦恼一言不发。

何秋思说：“大夫说这种病很危险，得全天密切监视，如果有破裂



的迹象就得立即手术，你也算这方面的专家，是不是真的很危险？”

刘安定研究胚胎移植，大量的工作就是授精让动物受孕，然后将胚胎取出，对他来说，这种进进出出，就如同从抽屉里取物。动物也有宫外孕，他虽没见过，但道理他清楚，危险肯定是危险，古人把宫外孕叫血崩，在没有外科手术前，血崩基本无法救治，即使是现在，也往往因救治不及时失血过多而死亡。刘安定解释说：“宫外孕就是受精卵生长在了输卵管内，因胚胎的生长，势必会胀破输卵管，导致大出血，如果发现和救治不及时，当然有危险，但你现在已经住进了医院，如果情况紧急，手术摘除就没事了。”

已经办好了一切住院手续，何秋思说大夫要家属二十四小时陪护观察，她便给他打了电话。何秋思一脸愁苦说：“真是倒霉透了，如果要手术，我受罪不说，还得麻烦你，我已经给我父母打了电话，但他们今天又赶不过来。”

刘安定算算，李玉出国已经快两个月了，如果临走时怀孕，胚胎也不小了，随时有胀破输卵管的危险，但他安慰她说：“你也不用怕，其实是个小手术，术后最多一周就完全好了。”

两人并肩往病房走。何秋思红了脸小声说：“你是学产科的，你们那里设备也不少，你能不能给我在家里做。如果能在家里做，就省得住院麻烦了。”

何秋思畜牧系毕业，虽不学兽医方面的知识，但动物生育生产是必修的，她可能是以为人的生产也和动物一样简单，不然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但刘安定心里还是一阵高兴：这种事让他来做，说明她信任他，没把他当外人。这种事愿意让他来做，做了这种事，那还有什么事不能让他做。刘安定心里止不住又有点乱跳。见她等待回答，他说：“你想得还是太简单了，人和动物是两个概念，动物我随便割，你躺在那里，别说手术，恐怕我手抖得连刀都拿不住。再说，兽医也没资格给人手术。”

何秋思的病床前挂了一级护理的牌子。接着护士送来了用血单，说如果需要输血，就拿这个单子到血库取血。这一来刘安定也感到有点紧张。让何秋思躺到病床上，刘安定便到医生值班室去了解病情。

医生告诉刘安定，何秋思的腹腔有出血，但不多，B超检查输卵管有占位肿物，但尿样检查妊娠不明显，所以先不手术，观察一下再说。医生告诫刘安定说：“这种病有很大的欺骗性，有的人没有什么症状，突然就胀破了，而且出血很快，抢救不及时很快就完了，所以你不能掉以轻心，要密切观察，发现异常就要叫护士量血压。”

怪不得要让家属来陪床，看来今晚得守在她的身边了。

病房里分两排摆了六张床，都是妇科病。有四个做了手术，另一个也正准备手术。因为陪护的家属多，病房里闹哄哄的，显得很乱。到晚上休息时，每个病床才只剩一位陪员。刘安定细看，判断出他们都是夫妻。很快，他的判断就得到了证实，他们双双挤到了一个床上。刘安定看眼何秋思，何秋思急忙将目光避开，好像何秋思也注意到了他的休息问题。刘安定红了脸四处看看，好在屋里还有个小方凳。刘安定将小方凳放到床前，然后坐了方凳趴在床沿试试，感觉还可以。刘安定说：“你安心睡吧，这样也很好。”

同屋的不少人在注视他，刘安定感到浑身不自在。邻床的病友问刘安定和何秋思是不是兄妹。刘安定摇摇头。没想到病友又问是不是父女。刘安定一下有点难堪。刘安定什么都不想回答。他知道说不定还要住多少天，说了假话终会被人看穿，反倒引起不必要的猜测。但刘安定不禁一阵悲哀。算算，他要比何秋思大整整十二岁，严格地说应该是两代人了。他猛然感到时间的严酷，也感到了和她的距离。不知不觉就三十八岁了。看着青春勃发的何秋思，他不禁在心里呼喊自己的青春。自己的青春哪里去了？感觉自己就没怎么年轻过。他有点怀疑自己，怀疑自己有没有过何秋思一样的青春年华。他不由得摸了把自己稀疏的头发，从心里感叹时间的无情。而更无情的，还是自己的面容，感觉面容要比年纪还老。刘安定从心里再叹一声，觉得今天自己想入非非有点可笑。他无言地趴在床前睡一阵，突然想到今晚不回去应该给妻子打个招呼，便起身去打电话。

妻子宋小雅问他在哪里，接着就责怪他走时怎么不打招呼，妻子说：“猪场的猪病倒了不少，爸找了 you 一下午找不到，你干什么去了？”

刘安定事先没想好怎么说，情急中只好说和几个同学在一起聚会。妻子要他快点回来，刘安定急忙说：“不行，十多年没见面了，好不容易凑到一起，中途走了说不过去。”

妻子坚持说同学再重要也不能比猪病了还重要，一定让他回来。刘安定没办法，只好胡乱搪塞几句急忙挂了电话。

猪场是岳父办的科研示范养猪场，一边搞科研，一边也赚了不少钱，全家人也沾了不少光，刘安定的胚胎移植实验，大部分经费都是岳父资助的。刘安定想，系里懂兽医的人很多，别人治不了，自己回去也没用。刘安定重新坐回到方凳上。他想趴到床沿上尽快睡着，然后明天一早回去看看。

病房的人大都睡着了，长长的呼吸此起彼伏。何秋思没有睡，她感觉病情要比上午轻许多，已经基本感觉不到疼痛了。她拉拉刘安定的衣袖，轻声问这是为什么。刘安定当然也不清楚，只能说人体很复杂，同样的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相同的表现也有不同的结果，不疼了，也可能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也有可能是向不好的方向发展，总之是不能麻痹大意。

何秋思侧身转过了脸，感觉还向他靠了靠。他感到两人的头挨得很近。他又有点心跳紧张。何秋思悄声说：“长这么大身上还没被刀割过，连打针我都害怕，更别说要做手术了，所以我心里特别害怕，根本不想睡，也根本睡不着。咱们说说话吧，你给我讲点有意思的事情，我心里就不紧张了。”

何秋思才二十六岁，正是在丈夫怀里撒娇的年龄，遇上这么大的事，她此时的心情刘安定能够理解。他想讲个笑话轻轻松松，也让她的心情愉快一点。讲什么一时又没有了主意。几个可笑的段子都比较黄，两人又不是很熟，讲这些容易发生误解，让她误以为他真的下流轻浮。讲不黄的又没一个能让人觉得可笑，也没一个能让她得到安慰。何秋思静静地看着他，她苍白的脸更显得恬静温顺迷人。他有点急，一急也急出了主意。他决定讲讲他到西藏支教的所见所闻，那里的生活肯定会让她感到新鲜。他将头向她凑凑，用耳语一样的声音向她讲述。听了一阵，她闭上了眼睛。他知道她累了，说不定昨晚她就没睡好。他不再讲，轻轻给她盖好了被子。

何秋思却睁开了眼说：“我先睡一会儿，后半夜你睡。”

来时只穿了短袖，还不到后半夜刘安定就冷得直哆嗦。抬头四顾，那些陪床的都和病人紧紧挤在床上。屋里很静，刘安定起身走走，仍然是冷。再坐到床前，何秋思突然醒了。她抬头左右看看，说声对不起，然后身子移向一侧，小声说：“你为什么不上来睡，你头向那边，我头向这边，谁也挤不着谁。”

挤一个床上睡，这样的念头他还没有过。他环顾左右，都在高一声低一声地打鼾。他觉得自己也太老实，都是不认识不相干的人，还怕别人说什么议论什么，他们爱怎么看就怎么看，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刘安定坐在床上，又觉得自己脚臭，便看着她说：“我没洗脚，再坚持一下天就亮了。”

何秋思又将身子往一边挪挪说：“都是我，害得你也受罪。我还怕你嫌我脚臭，这时候了还说这些干啥，上来睡吧。”

刘安定小心翼翼地躺倒，然后轻轻地把腿拳了起来。

身体一动就触到了她的身体，那过电一样的感觉立即就传遍了全身。人生还真有一些想不到的意外，除了做梦，谁会想到突然就和这样漂亮的女子睡在了一张床上？谁会想到自己突然就有了这样一个让人兴奋的秘密？这样一个秘密装在心里，即使不再往下干什么，那也是他一生的最大幸福。

刘安定从心里醉了。那年在西藏支教，同屋是一个姓高的支教老师，寂寞时，老高总要讲他的爱情故事。其实老高的爱情故事并不传奇，就是他深深地爱上了一个同学，越是爱得深越是不敢表达，直到大学毕业，眼睁睁地看着她离开。后来想得发疯，他便一次次地去找她，可到了她工作的单位，又没有勇气进去见她。有次她发现了她。她平静又意外地问他来干什么时，他一下哭了，而且是痛哭失声。这一哭，他却把对她的爱慕思念全倒了出来。谁知她却笑了，然后平静地说她已经结婚了，而且丈夫很不错。在心灰意冷中他也结了婚，但心中对她的那份思念没有丝毫的减轻。实在难以抑制这份感情时，他便一封封地给她写信，但他自始至终没有得到她的一句回复。每次讲完，老高都要品味议论一番，然后竟不无得意地说，人生能有一份生生死死的爱，那是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这种幸福是一种发自肺腑的激情，也是来自内心深处的一种冲动，它让你要死要活地憧憬美好，也让你要死要活地承受苦恼。他说这种爱的幸福属于天意，只可降临，不可强求。如果人一生遇不到这种生死相爱，不管你多么富有，那这辈子也算白活了。虽然老高的话有点奇谈怪论，虽然老高每次都是这几句话，让人听得寡淡无味，但每次听完，他都有一点羡慕，也找到了和老高的差距。妻子宋小雅是恩师的女儿，是在恩师家里认识，经恩师撮合然后结婚。在这之前，他好像没有启蒙，对任何女性都没有产生过感情，更别说爱慕。认识宋小雅，也只是觉得人家是教授的女儿，人家肯嫁给一个农家出身的穷小伙已经不错了。以后的事，便是积极努力去完成结婚这个任务。他记得很清楚，婚前他们的身体，一次都没接触过。好在他是学产科的，他知道新婚之夜要干什么，但她却害羞害怕，裹了被子不让他动。这时的他雄性才被点燃，他脱光了自己纠缠不休。说来好笑，妻子比他还蒙昧，她偷看了一眼他的下身，然后惊讶地说他有疝气。他摇头否认。她指一下问为什么这么大。他恍然大悟，他明白她只见过小孩的，以为大人和小孩差不多。他向她认真解释，说不信你就试试，她才带着好奇心同意试一下。和老高比，他就有点悲哀。他觉得刻骨铭心的爱情他这辈子不会

拥有，连艳遇也可能不会降临。但谁能想到突然就和这样美丽的女子睡到了一张床上。也许这就是天意，是那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天意。刘安定摸摸自己的心，确实跳得很厉害。仔细感觉一下，这种心跳激动和说不清的感觉确实是从来没有过的。他感觉这就是那种刻骨铭心的爱。难道爱神真的降临了？他伸伸脚，再次真切地触到了她的后背，并且通过脚趾，将这一切真切地传遍了全身。他不禁浑身一阵颤栗。

接下来怎么办？如果失去这个天意，无疑要留下终生遗憾。应该像老高那样执着，但不应该像老高一样胆怯。他伸伸手，又不知该怎么办。他觉得自己真的有点下流，还有点乘人之危。如果人家翻了脸，以后就连普通朋友也做不成了。他又将手缩了回来。

月光很好，透过窗户一片片照了进来，将屋里照出许多光影。刘安定一次次想翻身，又一次次忍住。爱情确实是一件让人神魂颠倒坐立不安痛苦的事情。何秋思突然翻了个身，并将脚长长地伸到了他的脸前。她确实是睡着了。他轻轻地抓住这只脚。她的脚竟然也像牛奶样洁白，像丝绸般滑润。脚传出的温暖水流样蔓延到了他的全身，使他的手和心都止不住一起流动。他想伸嘴亲亲这只脚。嘴刚凑上去，突然有一股烈火要从体内喷发，要将他整个融化。他一下死死搂住了这只脚，将整个脸贴了上去。

她的脚动了一下，然后仍然睡得很平静。他顺着脚向上摸去。她突然又动了一下，然后将脚收了回去。半天，她轻声问：“你没睡着？”

刘安定一下跌回到现实中。他尴尬一下，然后用玩笑的口气小声解嘲说：“身边睡这么个大美人，我又不是太监，哪里能睡得着。”

何秋思半天没有声响。他清楚她是感觉到抚摸才醒来的。他想知道她生气了没有，她究竟怎么想。刘安定解释说：“其实我是睡着了，还做了个梦。”何秋思问梦到了什么，刘安定说：“我梦到我抱了一根萝卜在啃。”

何秋思笑出了声，然后小声说：“你真幽默，也许你是饿了，才做了这个怪梦，不过，萝卜的味道怎么样。”

刘安定尴尬地笑笑，说：“还没吃到口中就醒了。”

何秋思坐了起来说：“我睡醒了，坐一坐，你累了，躺平了好好睡一会儿。”

她可能是有了意见。刘安定也坐起来说：“你是病人，我还是在凳子上坐着睡好。”

何秋思一把拉住他，说：“咱们继续睡吧，没事，我是怕你不敢伸

腿拘束，你放心睡吧。”

重新躺下了，刘安定更没一丝睡意，但这次他不敢再造次。他想，如果再有动作，就不好解释了。但他可以阻止手脚的动作，却没法克制心里的欲望，就这样，刘安定的心一直折腾到天亮。

## 二

一早回到家，妻子宋小雅就审问数落。刘安定心里高兴着，妻子怎么数落他都恼不起来。妻子问一晚和哪些同学在一起。他知道话多了会露马脚，便转了话题问猪场的猪怎么样了。这一问妻子找到了发泄的话题，妻子数落说：“你还知道问猪，没钱时你知道从猪场去拿，正用你时你却躲得没了影子，你说，这事让爸怎么想，爸想起来伤心不伤心。”

刘安定不敢再待下去，他说现在就到猪场看看，便急忙洗把脸出了门。

实验猪场在校动物场，其实猪场只是一个实验点，养了几头公猪和十几个品种的母猪，然后让猪们交配，筛选出优良品种后，再拿到西台县的种猪场定型繁育。来到实验猪场，岳父宋义仁和兽医系病理教研室的李教授正在给猪注射。猪舍外的空地上已经躺了两头死猪。刘安定用脚踩踩死猪，再看看死猪的眼睛，觉得不像是猪瘟猪丹毒一类的病。看到刘安定，宋义仁走了过来。刘安定说：“我看和上次的死因一样，很可能是遗传疾病，说明这个品种不行，至少是抗病性太差。”

宋义仁同意刘安定的观点。上次杂交出的这个品种就是长这么大的，解剖化验了死猪所有的脏器都没找到确切的原因。宋义仁摸摸死猪，说：“太可惜了，这个品种我最喜欢，瘦肉率高，体形也好，你看这体形，细长均匀，线条流畅，饱满丰腴。太可惜了。”

岳父注重美，又有点学者气，五十九岁的人了，什么时候都是西装革履，还打了领带，皮鞋也擦得油光照人。但岳父的美学思想用到养猪方面刘安定觉得有点好笑，有点迂腐。猪本身就是丑的，都说丑得像个猪，岳父竟说什么线条体形，难怪几十岁了还去离婚。刘安定止了心里的笑说：“也没什么可惜的，在自然界，要经过大自然千万年的筛选考验才能诞生一个物种，我们想杂交一个就成功一个，从理论上说也是不现实的。”

宋义仁走过去对李教授说：“我看算了吧，很可能是遗传疾病，打

针也是白费劲。”

里面的十几头猪也已经躺倒了，针刺进去都没什么反应。李教授说：“药物对有些遗传疾病也是有效的，效果怎么样我正想实验实验。”

宋义仁笑着说：“你倒聪明，拿我的钱搞你的实验。”李教授也笑着说：“你也太小气了，你大教授大老板，办了大猪场，资产上百万，还在乎几瓶药钱。”

说笑归说笑，李教授还是收拾起了东西。走出猪舍，李教授问刘安定能不能从遗传学或基因方面找到问题。刘安定说：“基因方面的研究我没搞过，用现有的遗传理论去找原因也很困难。”

刘安定勤奋好学，在遗传育种、动物免疫预防等方面研究成果不少，是大家认可的小权威，宋义仁也常为自己的女婿自豪，现在刘安定说得这样谦虚，宋义仁说：“基因研究是前景看好的尖端科学，我出钱让他搞这方面的研究，他却要搞胚胎移植，说这项研究实用，很快就能直接用于生产。我是老了，要不然我就搞基因方面的研究。”

刘安定说：“如果只看电视和报纸，好像人类马上就能破译生命的全部秘密，其实完成基因测序，那只是最基本的认识。要随心所欲地改变某些基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电视报纸追求的是新闻效果，而科学家遵循的应该是实事求是。”

宋义仁觉得女婿的分析很有道理，他侧脸看李教授，李教授也点头肯定。李教授说：“到底是你们年轻人脑子活，我的几个研究生都不想学基础的东西，整天叫喊着要搞什么高新研究，我想请你去给他们讲讲这方面的东西，让他们也了解一下，要不他们还以为浪费了他们的才华。”

刘安定一直认为李教授的知识太陈旧了，充其量只是个高级兽医，但人家是教授，理所当然可以带研究生，自己满腹学问，却还是个副教授。刘安定心里一阵不平。但他答应去讲，他想，我要让你的研究生看看，什么叫水平，什么叫教授。

岳父和李教授又说起了胚胎移植，特别是李教授，提出了许多问题。刘安定惦记着何秋思。今天上午她还要做几项检查，还得从家里带点日用品，这些都需要他帮忙。他看看表，已经八点半了，医院已经上班工作了。刘安定心里着急，就匆匆应付几句。见李教授还有问不完的问题，刘安定只好说还有点急事，得先走一步。

宋义仁对刘安定说：“西台县猪场还有不少这种杂交猪，你明天有没有空，我们一起过去看看。”

西台县是宋义仁的老家，也是山区穷困县。县里出了他这么一个教

授，也算穷县出了一个小人物，宋义仁也想为家乡办点事情，就在县里办了一个种猪场，把实验初步定型后的猪弄到种猪场，繁育良种仔猪，然后卖给农户饲养。因为猪品种好，饲养经济效益高，几年下来全县成了养猪大县，宋义仁也成了县里的名人，县里还说要给立碑，要奖励一辆小轿车，但说了几年，现在也没有兑现。良种猪场规模已经很大，现代化程度也很高，刘安定也为猪场出过不少力，每次岳父让他去，他都无条件点头答应。这次他却无法答应，何秋思那里不能没有他。他犹豫半天，找不到合适的借口。他决定先点头，到时看情况，再找个理由推托不去。

匆忙赶到医院，何秋思却说有了变化。医院已给她做了会诊。再做B超检查时，也发现输卵管的肿物基本消失。鉴于她也不再感到疼痛，腹腔内也不再流血，同时尿样检查也没有怀孕的迹象，据此医生判断有两种可能。一是输卵管上生了个脓疮，脓疮破裂后出血疼痛。二是确实是宫外孕，但胚胎因种种原因已经流产。医生决定让何秋思先出院，但不能大意，要她自己高度注意病情，一有问题及时到医院就诊。

尽管对病因没有准确的结论，但病好了就是最好的结论，搞清楚是什么原因也没有了必要。何秋思万分高兴，说总算是逃过了一劫，免除了挨一刀的痛苦。刘安定心里却有点莫名的惆怅，他知道这是为什么，他想不到自己会有这样的阴暗心理。一直以为自己还算高尚的他也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刘安定也只能竭力表现出轻松愉快，帮何秋思办理了出院手续。

回到学校和何秋思分手后，刘安定才觉得肚子饿得厉害。想想，快一天没吃饭了。到饭馆吃一碗面，瞌睡又像山一样向他压来，两只眼皮沉重得要用力才能睁开，浑身也疲软得没有一点力气，走路都好像迈不动步子。本想再到猪场去看看，早上心里着急，根本没心思看猪。再看看那几头病猪，也许能找出点什么原因。但现在是不行了，首要的问题是回家好好睡一大觉。

第二天一早，刘安定便跟岳父去西台县。

西台县的猪场建在半山坡上，猪舍下挖一米五，远看似一排排的战壕。刘安定一直觉得这个设计很有点科学头脑。西北地区冬天寒冷，寒冷季节猪消耗的热量多却不长肉，而夏季又昼夜温差太大，猪容易得病。这种半地坑式猪舍，冬暖夏凉，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宋义仁也很为自己这一杰作得意，别人不夸时也要自夸一番。宋义仁说：“到了冬天上面加盖塑料棚，就是一个保温猪舍，这个设计的特点就是把所有



的自然能源都用上了，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没有遗憾的一件事情。”

猪场场长叫吴学才，猪场有了规模后，是县里调任来的副县级场长。但人们却喊他吴校长。老吴笑着向刘安定解释说：“老百姓说县里有三大怪，场长都按副县待。猪场、林场、农场。三个场都不大，但三个单位都是副县级，场长书记都是五十七八岁的副县级干部，猪场又是培育良种的，人家就说我们是五七干校，所以人家叫我吴校长。”

县里的许多事情也很有意思，好在副县级场长也不是一件坏事，对养猪场有利，对猪也有好处。刘安定只能笑笑，说这说明县里对猪场的重视。吴学才说：“错了，我们这些五十多岁的老乡老书记，升副县长没有位子，年龄也过了线，但又得给升一下，只好把这三个场升为副县级，给我们个副县待遇，等着让我们一年比一年老，然后退休回家。”

同一个品种的猪，饲养在学校科研点的都死了，这里的却生长良好。再仔细观察，确实没有一点异常情况。宋义仁问刘安定能不能有个合理的解释。刘安定想想说：“如果用推理的方法来解释，只能说这种猪缺乏对某种病菌的免疫力，而这里没有这种病菌。”

对刘安定的看法，宋义仁觉得也只能是一种推理。他让猪场技术员拿出实验记录。从对比实验来看，这个品种的猪虽然生长慢些，但食量也小些，每长一公斤肉消耗的饲料要比一般品种少零点二公斤，并且瘦肉率较高。在这里进行的是大数量的定型实验，这个实验结果让宋义仁高兴。征求大家的意见，谁也提不出其他问题，于是决定仍然大量繁殖推广这个品种。

想到那些死猪，刘安定就为这个品种担心，想提出反对意见，又觉得没有充足的根据，自己对养猪也是外行。看着大家都一脸高兴，刘安定便什么也没说。

吴学才提出给这个品种起个名。岳父要刘安定给起一个雅一点的名字。但刘安定一时不知从哪方面考虑合适。如果从科学的角度，应该考虑猪的父系和母系，最好从父母名中各取一个字。如果考虑好推广老百姓能接受，名字就应该起得通俗易懂而且能概括猪的特点。因猪全身雪白，刘安定想说干脆叫白赚钱，但又觉得不严肃。吴学才却笑着说：“干脆起个洋名，现在不论什么东西，都是洋名值钱，干脆就叫伊丽莎白，既有点洋味，听起来也漂亮。”

宋义仁笑着说：“胡扯，咱们中国人搞的，就叫中国名。”

按宋义仁的意思，要起一个文雅浪漫一点的名字，既要突出教授研究出的高科技猪，还要把猪雪白的特点叫出来。吴学才又说叫白里透